

杨早:众声喧哗的历史,与我有关



杨早 受访者供图

真假难辨、众声喧哗的历史

2011年,因为朋友间的一次倡议,杨早从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转变为阅读推广人,和住在同小区的朋友邱小石、绿茶共同发起了“阅读邻居”读书会。

规划和创作大部头“清末三书”和“民初三书”,研究汪曾祺,涉足童书领域,开设《简说中国史》等音频课程,在B站成为人气UP主,更新“早茶夜读”等多个公众号……作为专业读书人,杨早这些年可以说是“三头六臂,四面开花”。

四面开花之余,生活终究需要一条主线。在历史领域进行“反套路写作”,是杨早近来为自己开辟的主干道,新近出版的《野史记》《说史记》《城史记》也给了读者惊喜:把历史掌故写成新闻——1919年什么人能上北大?把历史故事写成小说——堂堂状元实业家张謇为何卖上海滩?把个人生活史融入城市史——鲁迅给广州贴的标签为什么是杨桃?

熟悉的街头、生活趣闻、文献档案揭开城市的过往,拼贴出一幅生动的城市图景,不经意地抖落出一个人、一条街、一段历史。历史写多了,杨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腔调:“我们老觉得要端着范儿去写历史,其实大可不必。既然挂一漏万不可避免,何不把‘挂一’写得更透、更灵动一些呢?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姜诗佳

读品:您在《野史记》《说史记》中,用写新闻、小说的方式写历史,把历史掌故讲得有声有色,引人入胜。《野史记》序言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——“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,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。”请您具体展开讲讲。

杨早:其实每一个人的写作路线或者风格都跟他的经历分不开。我一方面是师从陈平原老师研究文学史,另一方面因为大学毕业后在媒体呆过三年,我对传媒史、传媒文化研究甚多。我们都知传媒学里有一句话叫“没有进入媒体的事实不是事实”,我看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会想,到底哪些是进入了媒体的事实,哪些是没有进入媒体的事实;有些虽然不是事实,但它进入媒体以后变成了事实;有些东西是事实,但它没有进入媒体,所以在历史上不再留下痕迹。在这种眼光的观照下,再重新看历史掌故,你的思路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,你不会去探索这个掌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,而是关注它怎么被讲述、怎么被流传,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。一个历史事件经过流传到了后世,我会更有兴趣探讨哪些细节或者事实会被后世接受,甚至会被渲染、被改写,其实这是接受学上的一个问题。

读品:您在写历史的时候大概参考了什么样的史料?感觉您看老报纸比较多一点。

杨早:研究历史的人一般特别看重档案,但我个人比较看重报纸和日记,为什么?如果不以探寻真假为目标的话,我觉得最鲜活、最能反映当时人的心态,换句话说,最来不及篡改的材料,可能就是日记和报纸了。日记后来出版的时候还会经过修改,真正最难改的是报纸,因为报纸已经出版、印刷出来了,你除非故意去修它,不然它的原貌是保护得比较好的。

所谓的“媒体事实”其实也是拼贴的结果,你看到这一块我看到那一块。我们把它都陈列出来,你会发现这些事实非常庞杂,有的时候甚至是互相冲突的。反

而是那种已经被写入历史的所谓事实,只是一种单线的叙事,那个反而相对是不可信的,因为它已经被选择和过滤了。我更感兴趣的是早期的、庞杂的、真假难辨的、众声喧哗的历史。

读品:“杨早说史系列”的三本书中,《野史记》《说史记》都是再版,所以我们重点谈谈新书《城史记》。最初是怎么萌生“阅读城市”这个有趣的想法的?

杨早:我给你理一下三本书的递进关系,其实都源于不断追求跟以前不一样的写法。《野史记》是用新闻的方式来写掌故,把新闻特写的方式融入了历史小片段中。写完以后,我就想能不能再突破一步,把历史写成像小说一样的文本。有些历史学者提倡“无一字无出处”,但我觉得历史是可以根据文本去推想、还原“现场”的。完成了这样所谓“现场感”的一种尝试以后,我下一步就开始思考,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、产生这样的人,它们背后的关系是什么?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认为,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,包括种族、环境、时代这三个要素。我主要处理的是地理环境和时代,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?放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城市,城市是人和事件的背景,同时也是制约它们的一个巨大的因素。用一句我自己发明的话“城市是人的第二层皮肤”,你把城市这个元素能够阐述得比较清楚,这个人物的行为举止就显得比较合理了。

正是从小到大、从点到面的一个思路,才能推演出“阅读城市”这样一个想法。城市研究这些年成为显学,很多人都在做,但是我始终不太满意。大部分的研究都做成了“文学中的城市”,其实最好是把作家本身也摆到城市里面去,讨论城市中的文学和作者。



杨早

北京大学文学博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著有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《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》《拾读汪曾祺》等,主编《话题》系列(2005-2014年)、《沈从文集》、《汪曾祺集》等,译著有《合肥四姊妹》。

我的理想是能够把文学、历史和城市这三块做一个有机的结合。

以己为眼,阅读城市

读品:《南京传》《北京传》《广州传》……这种为城市立传的书很多,为什么现在城市传记成了热门选题?

杨早:城市传记成为热门的选题,说明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城市的重要性和独特性。当然也跟西方的很多非虚构写作,比如《伦敦传》《巴黎传》这些影响有关系。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城市传记往往会偏文学或者偏历史,而缺少城市的元素。一部城市传,一上来就把城市历史理一遍,这是有问题的。我最近刚刚回成都,我就突然意识到,以前我们老是接受一些宏大叙事,比如成都2000年没有变过名字,那么你就想到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”这些很古老的东西。其实仔细想想,一个在成都待着的现代人,你的生活里面除了都江堰,什么时候出现过远古的东西?

现在的成都其实都是清代以来建立的,因为它之前已经被烧成白地了,然后湖广填四川,所谓当地人都不是从前的四川人了。那么这个远古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呢?那些关于城市的宏大表达,只会让人觉得浮在纸面上。所以讲城市不是越古越好,也不是越大越好,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跟当下有什么勾连。所以我就说应该要“以己为眼,看见城市”,而不是说起范儿,摆出很高端的架势来看城市。

读品:您在《城史记》序言中说:“阅读最关键的点,其实是建立自己与对象之间的有效联结”,那么,普通读者如何真正“阅读城市”?

杨早:首先从意识上就不能把城市工具化,你不能说这个城市只是我居住、工作的地方。如果它只是给你提供功能性服务的话,这个时代都是连锁店、网购,你住在哪里除了街道名字不一样以外,就没有任何区别了,你和城市之间没有有效的联结。不要把城市工具化,而是把城市对象化。城市就像一个招待你的主人一样,你到这里来居住,这个主人表现怎么样、怎么影响你的生活、你们之间又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联系?比如说你是来借住的朋友、亲戚,还是一个闲人或者旅客?这都是一种联结。

如果你想阅读城市的话,你需要像认识一个人一样认识它。你需要跟它聊天,找到你们俩的共同点、不同点,你们的历史有没有什么交集。你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——我特别认同你的语言,我认同你的饮食、风景或者历史,甚至我只是特别认同住在这里的一个人。比如说我去泉州,只是因为特别喜欢弘一法师,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能够在泉州住了14年,他在泉州有些什么足迹。如果你认同的这个人能留下足够多的文字就更好了,你就可以借助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城市。

读品:邱小石这样评价您:

“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,一离开富顺就只是个评论家,很奇怪。”您曾提出过“城市传记作者”的说法,举的例子是汪曾祺之于高邮,您觉得自己之于富顺是否也是这样的“城市传记作者”,或者在向这个目标迈进?

杨早: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定位。“城市传记作者”应该是汪曾祺之于高邮,沈从文之于凤凰,鲁迅之于绍兴,萧红之于呼兰河,李劫人之于成都。成为“城市传记作者”,你得把这个城市吃得非常透,汪曾祺在高邮住了19年,他写的关于高邮的作品,基本上就集中在他上学那条街上,各种各样的店铺、人物,他把那些人吃得透透的。我觉得这一点我还不太做得好,可能在富顺的时候还是年纪太小,对于城的认知还有一些印象,但是对于人的脾气、本性等认知不够。今年我的朋友易小荷出版了《盐镇》,她在富顺的一个镇子仙市(现属自贡)住了一年,我觉得她跟我可能恰恰是相反的方向,她是通过认知人去认知这个社会。但我现在不住在富顺,我的资源是有限的,只希望以后尽可能多写。

说什么不重要,怎么说更重要

读品:通过《城史记》的十座城市,我们了解了您的个人小史,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您的阅读简史。

杨早:跟别人差得不太多,比如说鲁迅、汪曾祺对我影响很大,我很早就把《鲁迅全集》全看完了。还有金庸那种框架、那种腔调、那种看待历史的眼光,可能对少年的我影响也是很深的。再往后说,当然是学术性的著作,它们会形成你阅读思考的模式,比如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》,这本书加深了我对城市的理解;还有史景迁的《王氏之死》,从微观史学的角度进入研究;包括像《万历十五年》那种从一个横截面去看历史的方式,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。甚至包括刚刚去世的昆德拉,他的那种或此或彼、可此可彼的虚无主义也会对我产生比较深层的影响。

此外,我一直比较喜欢聆听搜集曲艺方面的东西,比如说相声。不管是侯宝林、刘宝瑞他们的相声,还是说老成都李伯清的散打评书,甚至像中国台湾的相声瓦舍,赖声川以前的表演工作坊……我都反复看,从中吸收语言表达的趣味。《说史记》序里面举过一个例子,相声瓦舍的作品《蒋先生,你干什么》,它里面有两个曹军士兵守在江岸上聊天,怀念许昌老家的田地与房屋、饮食风味,特别闲散和日常化。这个片段,终结于一名曹兵“快看,有船来了”的惊呼,原来这是草船借箭的那一夜。这个对我很有启发,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跟大事件并置的时候,你才能看出历史的吊诡和残酷。

读品:通过资料看到了一些您组织“阅读邻居”读书会的情况,尤其是近来的“走读”计划。如果您为南京设计走读路线,您会优先选择哪一条?

杨早:如果让我设计南京走读的路线,我可能还是要跟自己的研究结合一下,像我写《民国了》《元周记》都是民国初年那段时间,对这块更熟一点。比如当年孙中山到南京是怎么进城的,他到哪里去就职,住在哪里,从大总统府到留守府,发生过哪些事情。我应该会选择这条路线。